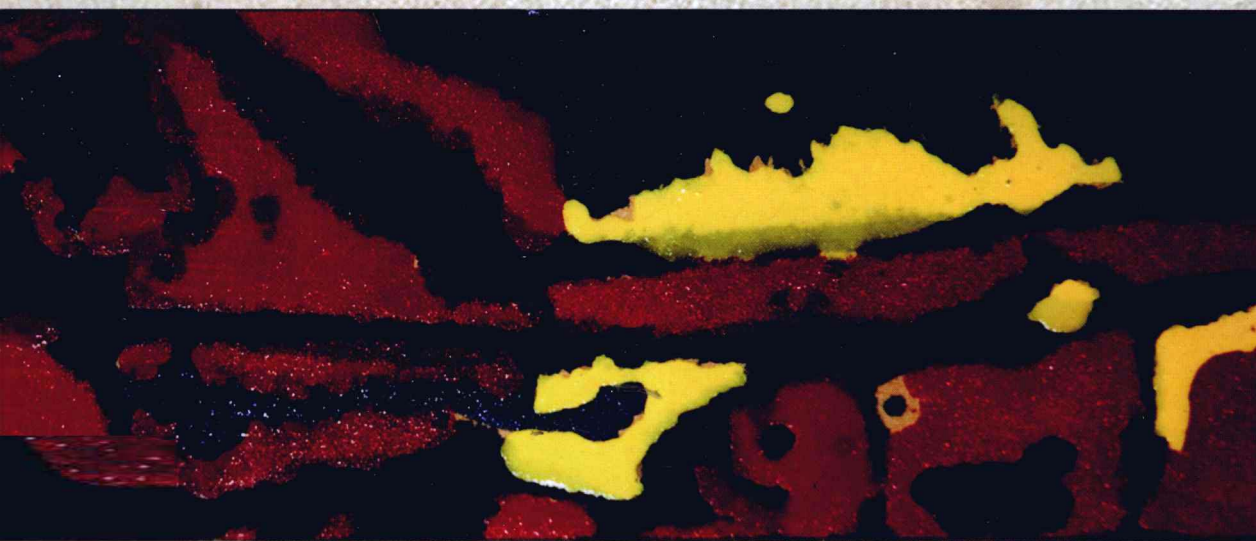


社會學

臺灣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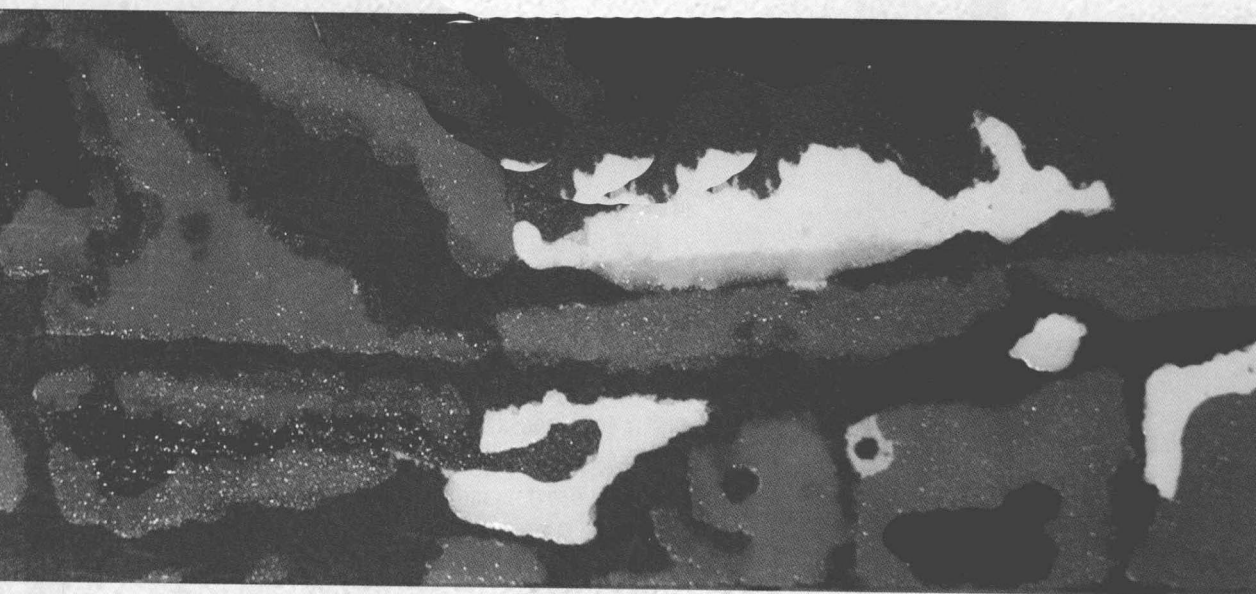
王宏仁 | 龔宜君 主編



©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社會學 臺灣的想像

王宏仁 | 龔宜君 主編



©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的社會學想像 / 王宏仁、龔宜君 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巨流，2010.1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978-957-732-386-6（平裝）

1. 社會學 2. 文集

540.7

99020304

臺灣的社會學想像

主編者：王宏仁、龔宜君

責任編輯：邱仕弘

封面藝術：蕭新煌

封面設計：毛湘萍

發行人：楊曉華

總編輯：蔡國彬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65267

傳真：(07) 2264697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政治大學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chuliu@liwen.com.tw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386-6

2010 年 11 月初版一刷

定價：56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獻給蕭老師和師母

作者簡介（以內文章次排序）

作 者	現 職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龔宜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朴允哲	韓國湖西大學中國學系教授
李京兒	韓國全州大學產業經營研究所研究教授
金潤泰	韓國同德女子大學中國研究學系副教授
蔡明璋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林開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嚴智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唐文慧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副教授
Danièle Bélanger （白朗潔）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世明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林本炫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劉憶芳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張翰璧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柯瓊芳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廖經庭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徐世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廖麗敏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維公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魏書娥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范綱華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目錄

總論

- | | |
|------------------|---------|
| 1. 我與臺灣的社會學想像／ 3 | 蕭新煌 |
| 2. 相識於社會學／ 13 | 王宏仁 龔宜君 |

第一篇 東亞發展研究

- | | |
|------------------------------|---------|
| 3. 南韓民主化以後社會分歧與國家統一意識／ 25 | 朴允哲 李京兒 |
| 4. 在中國韓商移民聚居區的形成及其社會經濟特徵／ 45 | 金潤泰 |
| 5. 階級已死？臺灣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與行為／ 69 | 蔡明璋 |

第二篇 東南亞區域研究

- | | |
|----------------------------------|-----------------------------|
| 6. 馬來亞殖民國家與華人族裔關係：以華文教育運動為例／ 99 | 林開忠 |
| 7. 歷史潮流中的勞動力供給：英殖民下的馬來人勞動形構／ 117 | 龔宜君 |
| 8. 泰國文化創意與文化傳統之關聯／ 131 | 嚴智宏 |
| 9. 臺越跨國婚姻衝突的性別文化分析／ 147 | 唐文慧 Danièle Bélanger
王宏仁 |

第三篇 客家研究

- | | |
|---------------------------------------|---------|
| 10. 客家集中勢眾地區與福佬化地區交連共構的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 171 | 黃世明 |
| 11. 從民眾日常生活角度再論客家義民爺信仰／ 199 | 林本炫 劉憶芳 |
| 12. 一個以社會邏輯為基礎的金融組織之分析：臺灣儲蓄互助合作社／ 219 | 張翰璧 張維安 |

13. 印尼客家社會探析：以桃園地區客語印尼籍配偶為例／ 257 張維安 張翰璧
柯瓊芳 廖經庭

第四篇 臺灣環境研究

14. 農地控制場址汙染改善策略及其後續土地利用之研究／ 275 徐世榮 廖麗敏
15. 臺灣的環境社會學研究：衝突與共識觀點並進之新領域／ 297 紀駿傑
16. 開發獨裁之後：近二十年來的工業與地方社會／ 329 何明修

第五篇 臺灣文化研究

17. 從數字看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一個初步的探索／ 357 劉維公
18. 文化全球化另一例：現代安寧緩和療護運動在臺灣社會的發展／ 373 魏書娥
19. 臺灣勞動人口憂鬱情緒與社經地位關聯的變遷（1990～2005）／ 399 范綱華

總論

中華社會學會藏書

1

我與臺灣的社會學想像

蕭新煌

一、我治社會學的三部曲

距我最近一次寫有關臺灣社會學發展的評述文章已有17年，那是1993年12月18日我卸任臺灣社會學會（原名中國社會學社）理事長時的演講稿，題目是「臺灣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對典範轉移的幾點觀察」（後發表於原中國社會學刊，18期，1995年12月）。如果再與更上一次我寫的相關長篇論文「三十年來臺灣的社會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蕭新煌1987）相比，更有23年之久，幾乎是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事。

說實在的，我自1979年開始我的社會學專業研究生涯至今滿30年，在我最早期發表的文章當中，檢視臺灣社會學的發展竟然佔了不少的份量。事後回想，這可能也反映了我從一開始就對自己所學領域的「好奇」、「認同」和「執著」三種情懷，這其實也正巧是我過去治社會學經驗的三部曲。

我與社會學結緣是當年升學制度下的「偶然」，但我對學術生涯的好奇卻讓我決心留在社會學這個社會科學領域。

二、我與社會學的第一部曲：大學時代的「好奇」

幾個大學歲月和研究助理時代「實作」社會學研究的初期經驗，讓我對學術的好奇心得到了啟示和更多的刺激。「新竹尖石五峰泰雅原住民社會調查」（我幫天主教耕莘山地服務團主持的研究，1968-1969）、「烏來泰雅族原住民社區社會變遷研究」（張曉春和文崇一兩位教授主持，1970-1971）和「桃園三層台地（大溪）漢人社區社會變遷研究」（文崇一教授主持，1973-1974），讓我瞭解什麼是社會學的研究。還有，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的「貧民調查」（由台大社會系受省社會處委託主辦），更讓我親眼、親耳、看到和聽到臺灣社會的另一真實面貌和心聲，而開始體會到什麼可能是社會學的視野，又什麼可能是社會關懷。這些在20幾歲時留下的臺灣山區、鄉村印象，至今仍深刻，雖不見得就是我日後追求和建構我社會學想像的客觀社會基礎，但卻是主觀而親身體察過的社會經驗。

大學歲月（1967-1971）和研究助理（1973夏-1974夏）的實作、觀察和

生活體驗，是我自我充實，我對社會學「好奇」第一部曲。我從那時就深深體察到社會學一定要貼近真實社會現象和生活，一旦脫離了活生生的社會現象，社會學恐怕也就沒有生命。

三、我與社會學的第二部曲：留學時代的「認同」

接著是我在美國五年（1974 夏 -1979 夏）的留學經驗，開拓了我對社會學的學習領域和深植了我對它的認同。有三個具體經驗，影響了我日後在社會學研究領域和視野。

第一：由於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提供給我的獎學金是師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DEP」的博士訓練計畫，所以我在美讀社會學的頭幾年就大大開拓了我的學術眼界。我知道了社會科學內部應該可以跨學科研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也可以跨學科攻錯，但前提是要做好自己的學術功夫，保有自己學科的核心本質，這樣才不會隨波逐流，趕了時髦卻失去自我，也對其他學科毫無啟發和貢獻。在 IDEP 的訓練下，我找到了發展和環境可以有交集和整合的契機，也在日後實現了同時集結發展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於一身的學術研究專長。我在1980年秋於台大社會系開始教發展社會學，在1983年秋開始教環境社會學，並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沒間斷地同時進行有關發展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的相關研究。

第二：我在1976年春季完成的碩士論文，題目是“A Model Outside the Models: Communist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那是我初步接觸到所謂的當代中國研究，更是結合了發展社會學和中國（區域）研究的嘗試。此一研究經驗，讓我在後來得以持續對中國在1970年代農業政策和1990年代興起的中產階級加以研究，更重要的是因為有碩士論文研究和寫作經驗，提供了我從歷史和基本面去瞭解、反省共產中國的政治和政權本質，也讓我在近10多年觀察和剖析臺灣－中國兩岸關係時，有比較紮實的學術基礎，不致於流於浮面的時事分析或膚淺意識形態立場的表白。

第三：我的博士論文主題是“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 Microsociological Assessment”，在1979年春順利口試完成。

從研究中國發展到比較研究臺灣和南韓的國家農業策略，真正開啟了我日後在比較社會學和東亞區域研究的機會。

換言之，在美國念博士的階段，給了我對社會學更進一步的認識和認同，讓我深深相信社會學不是孤立和孤芳自賞的學問，它應該有內部跨領域的魅力和外部跨學科的能力。

四、我與社會學的第三部曲：回台後的「執著」

從1979年8月回臺灣，我正式踏上社會學研究和教學的不歸路，至今已過30年。這30年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30年，更是我完全投入社會學學術領域開拓、耕耘和收成的事業期。用「執著」一詞來概括我過去30年的社會學事業，指的是我對用社會學的視野和觀點去解讀臺灣社會變遷發展和轉型，以及這些現象背後的肇因和力量，確實有幾分堅持和固執，我不輕易接受時尚流行的看法，但我相信任何社會事實都可以找到社會學式的解釋和說法；我也不迷信大而空洞的西方現有理論，不趕時髦，不隨便推銷許許多多新名詞／概念或新學說或新主義。當然，我更不輕易讓自己陷在只有統計數字，沒有解釋脈絡的經驗統計迷思當中。上述我這種對社會學的執著和關照，其實就是我體驗出來，而且至今仍覺得感到自在的「社會學想像」。

我就是以這樣的社會學想像，去實踐我與臺灣社會學30年的關係，迄今無疑也無悔。

五、臺灣社會學典範轉移的三部曲

我的社會學經驗如果從1967年的大學歲月算起，到現在有43年，當然比臺灣社會學正式發展的生涯要短近10年（從東海大學或臺灣大學開始設立社會學系算起）。如果把二次大戰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敗潰逃難來臺灣，也帶來了社會學老前輩算起，那麼社會學在臺灣的歲月更長達65年。我的43年社會學行腳和臺灣65年的社會學之旅，相差22年。那20年左右也正是我在臺灣社會成長的前20年，雖不必然直接與社會學有關，但卻有濃厚的臺灣成

分。我後來研究臺灣（和南韓）的農業策略，就是以那戰後最初20多年作為分析對象。

六、臺灣社會學第一部曲：無根和依賴

在那段漫長歲月裡的社會學可以說是「無根」和「依賴」，「無根」指的是從中國大陸無奈地逃難來臺灣的社會學者，本無永留臺灣的打算，當然也無心在臺灣建立「臺灣的」社會學，此其一。國民黨政權的獨裁／戒嚴體制和白色恐怖下的學術風氣，社會學界當然更不敢有任何積極作為，要求建立獨立自由的學術批判立場，此其二。也因為在保守和右派的國民黨政權之下的社會學，任何可能涉及或被誤解為左派思想的概念和研究課題，均自我禁忌和封鎖，如階級、種族、族群和任何社會不公平的現象都避開不談、不教、不研究，此其三。

「依賴」則是指當時的社會學一方面無心認同臺灣社會，也不堪再回首已淪陷在「共匪」手中的中國社會，那就只有一心一意移植歐美（其實只是美國）的社會學，在教學、研究、理論推廣上，無不以美國為圭臬。

我在臺灣大學社會學所受的教育就是在那樣的歷史脈絡下完成的，所幸的是我在課堂外另闢自我學習的途徑，能夠目睹了市井小民生活和底層的貧窮，接觸了高山的原住民，也探索了作為客家人的自我，更在校園內窺見國民黨組織明暗的控制，這讓我在無根和依賴的社會學教育環境下，有一些多看、多想的機會。

臺灣的社會學發展第一部曲長達30年（1945到1970年代中後期），我在其中度過了大學四年（1967秋-1971夏），服兵役2年（1971夏-1973夏）和中研院助理一年（1973秋-1974夏）。

七、臺灣社會學第二部曲：扎根和自由

1979年夏，我從美國回來，在中研院擔任副研究員，也開始了我專業社會學者的生涯，也目睹、參與了臺灣社會學為期20多年的第二部曲（1970年

代中後期到2000年)發展歷程。第二部曲的主題可以用「扎根」和「自由」來勾勒。現在回想起來,社會學界在臺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大潮流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也起了一些作用,可說是既受益於政治變動,也有功於政治民主化。社會學在這階段當中,還啟動了社會學研究的在地化和本土化運動(為期約10年多,即1980年到1990年代初),從開拓有關本土臺灣社會的種種經驗研究和認真累積臺灣社會變遷趨勢的經驗調查資料庫,到反省、深思社會學在臺灣的發展應有何?又為何?

此外,在之後的1990年代裡,不少當年算是年輕的社會學家也以學術啟蒙社會大眾的公民、民主、和自由意識,更以知識參與和行動聲援諸多民間社會抗爭運動(如消費者、婦女、環保、學生、原住民、勞工、農民、司法改革、客家、新聞自由運動等),既豐富和提升民間社會力量在推動、訴求政治自由民主化的正當性,也在後來以諸多方式間接成全了臺灣近代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政黨輪替(2000年)。

我深深以為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不但是臺灣民間社會運動展現的黃金時代,也是臺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塑形改造典範的黃金時代。從此,社會學在臺灣終於有了生命力,有了追求的目標,也開始有了向國際社會學進軍的信心。社會學最有生機和快速發展的時機,也正是外在社會變動和轉型最大的時代!此一觀察正是我最深切的觀察和最堅持的信念。

我從1979年回台投入社會學界到2000年代初這20年間,說來也是我最打拼、最賣力在學術研究事業和工作的20年。如果說臺灣社會在這20年裡向下扎根和向外爭自由,那麼我在這20年也是一方面努力建立和穩固自己的學術生涯和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在尋找和實踐自己作為一位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和位置。現在回想起來,那20年的歲月的確充滿了辛勤和實在的回憶。也是在那20年裡,我培養、教育和支持出了不少現在讓我感到欣慰和驕傲的新一代社會學者和相關研究的新秀社會科學者,他們當中已在那20年裡我開拓出來的社會(科)學新領域裡,接下我的棒子,繼續往前打拼,相信他們會長期地為臺灣社會學效力,為豐富臺灣社會學的想像而不倦地打造和構築。

八、臺灣社會學第三部曲：成熟和爭鳴

也就是在2000年之後，我開始體驗到教育有成的喜悅和滿足，看到一個個前後從我課堂、研究室或研究計畫直接和間接訓練出來的社會科學新秀，陸續進入社會（科）學界執教、作研究，並受器重被賦予學術行政責任，或主任，或所長，甚至院長，我確實有說不出來的成就感。看到這一批新一代社會學者的出現，也宣告了臺灣社會學發展第三部曲：成熟和爭鳴的登場。

成熟期的臺灣社會學，在數量上可以從幾個指標看出，迄今已有19個與社會學有直接相關的系所單位在大學和研究機構，臺灣社會學會會員達290人，學生會員97人；直接相關社會學的學術期刊有《臺灣社會學》、《臺灣社會學刊》、《研究臺灣》、《教育社會學》（電子期刊）等。社會學在臺灣的社會科學界也已經被視為穩健發展，人才不缺，成績可見的一門獨立學科。也因為步入成熟化階段，本土意識明顯和批判意識也高漲，在這兩種焦點下的社會學自是多元和爭鳴。但也因為社會學內部的分枝和多樣、競爭和爭鳴，難免就有在教學上出現欠缺溝通和互惠，以及在出版審查上暴露本位主義和偶或不相容的現象。外加日益走火入魔和扭曲變相的學刊評等制度和大學系所評鑑制度，更使得較年輕的社會學者為多出版而盲目的失焦地為出版而出版，或是怯於下筆成文出版以及忘了為何教育、為何研究、為何著作和為何出版的基本思考？我看到若干社會學者也正飽受這些失去方向，忘了學術自尊和逃避公共關懷的困擾。面對這樣的社會學新處境：成熟和爭鳴後卻失去方向，身為走過30年的社會學老園丁，似乎又感到有一股責任感，想出面再為這種社會學發展困境，再做點什麼事和幫上什麼忙。

也就是說，我與臺灣社會學結下不解緣，從1967年到今天，伴隨著臺灣社會學度過無根、依賴；也走過扎根、自由；更目睹當前的成熟、爭鳴。我被前輩社會學家培養過，也培養了下一代的社會學家，承先也啟後。我相當完整地看過臺灣社會學的主要發展歷史和它的軌跡，既身在其中、更樂在其中。

九、我的社會學想像拼圖

我過去近30多年的社會學生涯，樂就樂在開拓新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我開了臺灣第一門包括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發展社會學的課；出版了第一本「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的書。我也開授全台第一門環境社會學的課，更可能是第一個從事有系統的研究臺灣和東北亞及東南亞的中產階級興起的課題。我用了近20年期間（1992-2010）以三個跨國集體計畫，即「東亞中產階級計畫」（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EAMC] Project）、「東南亞中產階級計畫」（South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SEAMC] Project）和「亞洲華人中產階級計畫」（Ethnic Chinese Middle Classes in Asia [ECMCA] Project）一步步去探討足以和西方中產階級社會學理論對話的亞太中產階級現象。

亞洲中產階級的研究也讓我進一步拓展我的比較社會學領域，從臺灣、南韓、中國到其他東亞和東南亞的區域比較社會學研究。其中，我在1994年受命在中央研究院協助成立「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PROSEA]，1994-2000），進而主持擴大到「亞太區域研究計畫」（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PARP]，2000-2003），更進一步正式擔任「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的執行長（2003-2009），也因此一因緣我將臺灣社會學帶進區域研究的範疇，為後進年輕社會（科）學家開闢了一塊新的學術園地。我在這個區域研究領域的拓荒經驗，充滿了可喜、可嘆、可感的回憶，它一方面讓我窺見最高學術殿堂裡其實不乏人世間庸俗的一面，但更讓我體會到凡事有恆心、能堅持、不認輸，就會有成功的機會；這在建立一個新的學術領域，尤其是如此。

我為過去20年的臺灣社會學也增加豐富了另一項研究領域，那就是先為個別社會運動做紀錄，後對整體民間公民社會組織與新民主建構加以探討。記得我是先從消費者運動下手，繼而反公害自力救濟、生態保護運動、反核四運動，然後對勞工運動、農民運動，一直到社會福利運動做社會學的紀錄，再從國家 vs. 民間社會的分析視野加以分析。在看完上述一個個社會運動的前因後果、其對民間社會力崛起的促成，以及衝撞威權政權的後果之後，我進而從宏